

馬華文學

20

2014年6月

九字輩
詩展

特稿：

万象甲骨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马华文学 网络版双月刊

顾问 / 叶 啸

陈政欣

主 编 / 方 肯

编 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卢佩伊

杨嘉仁

校 对 / 刘艺婉

封面设计 / 余锦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4年6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 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目录

02	主编的话	44	笑谑与魔幻叙事，及其超（越）现实——序许通元诗集《养死一瓶乳酸菌》 / 张光达
专栏			
03	着鞋记 / 李天葆	50	特稿：万象甲骨
04	非常手机 / 黎紫书	66	马华文坛消息
05	外来者 / 黄玮霜	76	书讯
06	9字辈诗展	83	稿约
小说			
20	逆转沙漏 / 翁民迪		
散文			
40	梦田 / 叶欢玲		

華文文學

第20期
2014年6月

主编的话

夏天到了。八字辈专栏的李宣春悄悄离开，我们遇见黄玮霜，首先告诉我们〈外来者〉看〈外来者〉的心情。

编委之一的吕育陶兴致勃勃地提议，“不如做个九字辈诗展吧”，于是这期就涌现许多九字辈的踪影。果然，他们带来许多惊喜。此外，小说版新脸孔的翁民迪〈逆转沙漏〉也是一篇令人惊喜的小说，叙述游戏机中心管理员的生活，弥漫现实又烂漫的味道，值得细细咀嚼。

艺术不容易，坚持艺术更不容易，为了筹募舞团的发展基金，共享空间舞团今年十月将再次呈献“万象甲骨”。有关“万象甲骨”的精彩照片和简介，都在今期的《马华文学》。

今年五月，南方大学学院和马华文学馆出版了三本诗集，分别是许通元的《养死一瓶乳酸菌》、王润华博士的《重返诗钞》和何启良博士的《即将远行》。今期也刊登了张光达为《养死一瓶乳酸菌》所写的序，让大家一睹为快。

夏天到了。我们或许应该安静地享受阳光，看着大熊猫降临，看着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启用。希望大家都安好。

方芳

6字辈专栏

李天葆

文字人，在时光桥畔看残楼倒影，
在灰烬中想象旧日粉艳。



着鞋记

看《布达佩斯大酒店》，灯一时黯了，戏开演，身边则有少妇摸黑缓步走进来，我虽是略微缩了点，但也让她的高跟鞋踩了一下——隔着自己的树胶鞋身，也感到那尖刺戳下来的痛楚，她道歉不迭——黑暗里，我感觉鞋子理应就是香港人说的斗零踭，上世纪五十年代就风行已久。那个被林夕当作“心头肉”的女歌手，有一曲，以此鞋跟的名称为题的——唱得很流利畅快。我清楚记得一个同学，家里是做鞋的，可照尺寸订制，女老师一本正经在黑板前演算数学题之后，便细声低问他可代做女鞋……同学那时瘦小，怯怯的回答。不过几年光景，他便是圣约翰救伤队的小头头了，一身洁白制服，很是体面，脚下一双漆皮鞋，不知道是嵌镶了铜铆钉还是什么，走起路来铮铮作响，他坐在我对面，眉眼飞扬，含笑的向我“请教”所谓青少年感情疑难杂症——我刹时化身信箱主持人。多年后，我只依稀闻得耳畔有鞋钉碰触地面的嗒嗒声。

男鞋有点跟儿，也不是没有穿过——大概外游，或者酒席里惊鸿一瞥，倒是办公室长廊里咯咯踩高跷，毕竟还是属于某些职场女魔头的专利。很多人的家乡话都叫“着鞋”——“穿衣”也即是“着衫”了。鞋子“着”得一段时日，皮子软熟，适应了脚掌，再舒服不过，只是不能细看，那鞋身斑驳折痕，其实伤痕累累的。有些人很愿意将鞋子搁在门外展示，光洁得可以照人，或邋遢得蒙尘纳垢，未曾入内，先打个照面，很是突兀。另一些人是对别人的鞋子怀有遐想的——当然这大可另辟栏目来研究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我看了不止一次，也买过多个版本——小说香艳奇情，夹带“微言大义”，暗藏政治隐喻，其中儿媳妇们的“赛脚大会”写得精彩，多年不见影视版，看来是被归纳为“陋俗”辱华，缠足弓鞋，步步生莲，恐怕是难以堂堂正正渲染的奇观风情。

如今时世自然不一样了。散戏后我的脚面似乎还有点微疼——而妇人浅笑抱歉再三，就像是蓝奕邦为杨姓女子所写的歌：摇曳风骚，没有路我行不到，没有事我办不到。着起斗零踭大步大步，沿途盛放是些美丽花草……我并不拥有什么斗零踭，然而时空交错，活得一个时候，鞋音足声匆匆而过，分不清是刚刚，还是从前。马

7字辈专栏

黎紫书

1971年出生于怡保，女。写小说和散文，出版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与散文集。



非常手机

由于我总是在四处闯荡，身上不能不带着手机。

我生性寡言，本不是个爱说话闲聊的人，而且还特别不喜欢没事“煲电话粥”，觉得那与“电视计捞饭”一样的百无聊赖与虚耗生命，所以对我来说，打电话实在是一种非必要时不用的“非常手段”，而手机则被我当成随身携带的应急或求生工具。

后来人们的手机用上了Line和WeChat之类的应用软件，比起语音通话，大家好像更热衷于传送简讯。于我而言，这与语音聊天本质无差，主要是内容大概都一样空洞，谈的话题既细碎又无趣，即便加上表情符号甚至是动态图片，也不过等于说话时加了些挤眉弄眼，不会使得内容更丰富一些。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我不喜欢电话通讯，每逢佳节时发给我的祝贺简讯总必石沉大海，别的简讯也多不会即时回应，或是一耽搁也就搁到九霄云外去了。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兴致索然，不会再妄想逗我在电话上一来二往。就连我老家的至亲，没事也极少联系，只等我想起来时主动叩问，来来往往无非那三两道题，身体如何天气怎样大家可好，安啦保重回去再谈。

如此这般，我的电话费支出极少。今年二月中抵达台湾时办的Sim卡，附送300元台币免费通话，两个月后这优惠尚有余额，一个月内再不用掉便要逾期作废。

真说起来，手机于我却不是可有可无之物。我总是要带着它才能安心。一是它实在等于我的相机，尽管我总是无话可说，却常常触目所及，总有点什么想要随手记下；二是它怎么也有种抚慰作用，让我觉得自己可以随时求救；三是它终究是母亲联系我的唯一途径，老家要是有事，姐姐必然以电话通报。毕竟有乡有土，有亲有故，我做不成飞鸟，顶多只是个风筝。手机算是一根线吧，掌持着它就不怕我失散，不怕我哪一天飘落无踪了。

经此长久，我的手机物如其主，终于变得沉默寡言。它极少响起，意味着家人朋友对我的谅解，成全与纵容，有的人甚至相信没紧要事而打电话来，对我是一种亵渎了。我本来也没觉得不好，直至后来我发觉自己长此下去有了某种恐惧，竟然非常害怕听到手机响起。这算是因果吗？我已经把手机的作用简化成那样了，我知道它的铃声意味着什么，非必要时它不会响起，而可怕的是——“必要时”此生已然无多。马

8字辈专栏

黄玮霜

喜爱山风海雨，也眷恋城市的繁华。
认为写作能创造一个自转的小宇宙，于是继续写。
著有长篇小说《母墟》。



外来者

多年以后，当我还在台湾唸书的时候，我曾回到记忆中的原乡。

记得当时因土地之事，我陪同父母重返沙巴。那东海岸边缘的僻静小镇，成为我日后的小说素材。昔日的街景和楼房随年月产生细微变化，镇上郊区矗立了一栋新医院。儿时住在矮坡上的板屋，现已变成他人的窝巢了。

小镇尽头是大海。

临近码头前是嘈杂凌乱的市集。黄泥路两旁简陋的摊子搭起塑料帐篷，以遮蔽暴烈的日照。这些摊子摆卖各式当地的日用品、伪造品及干海产等，摊主为了讨生活而长期贩卖廉价的灵魂。除了当地人外，仰赖着市集而生存的大部分都是印尼人、菲律宾人、巴瑶人等。有些非法外劳甚至偷渡而来，以码头为登陆据点。他们白天摆摊子，晚上住在市集周围非法违建的木屋里，过着卑微无望的生活。聚集在此的外来者越来越庞杂，往往从那些黝黑的肤色和深邃的五官中，难以准确分辨他们的身分和来历。久而久之，他们的面目也愈加模糊不清。

白天的码头特别喧嚣繁忙，尤其清晨时分。每天都会有渔船停靠，渔夫将捕获的新鲜鱼虾摆摊售卖。童年生活在小镇，总是常吃到新鲜又廉宜的海鲜。从码头眺望，前方是无边无际的海。近岸边的海水略带污浊，渺远的海水就越清澈。不远处的海面上浮荡着几户水上木屋，据说住着一些没有身分证的非法偷渡客。他们偷渡来此没有落脚处，只得长年寄居在海上，像幽魂般随海水飘飘荡荡，寻不着回家的路。

镇上各色人种皆有，原本荒僻的小镇是越来越不平静了。去年三月初，一群身穿普通衣服，伪装成平民的菲律宾苏禄军从小镇漫长的海岸线潜入，军警紧急戒备，形成两军激斗的局面。邻近几处的海岸线被封锁，避免武装分子再次入侵。为了沙巴土地主权而引起的武装斗争，扰乱了小镇多年以来的宁静与平安。

而我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外来者。儿时，我随家族成员迁徙到北婆罗洲，那片丰沃的热带雨林和荒僻小镇上发生的人事，拼缀成我的童年记忆与想像。《百年孤寂》里有句话说：“这是个崭新的新天地，许多东西都还没有命名，想要述说还得用手去指。”对贾西亚·马奎斯而言，马康多就像是文学意义上的原乡；而古纳小镇于我，就是无法道尽的乡愁，那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初始经验，也是我一切故事的滥觞。

9字辈诗展

北斗

/ 杨嘉仁（18岁）

这把巨勺子
将运行几载春秋
向北天，第几回倾注
才是人间的荒老

那年头，如此轻易
便把流光舀起 马

奸商

/ 张津晖

我有一把银币
交给上帝吗
买他潜意识里的谎言
（超市里很多选择
而且免税）
或更好能换一支陈年红酒
咽下尴尬的喉结

迷糊里人太诚实
话太多
“平白丢了一把银币”
干了最后一滴忧愁 马

我来这里听传谣
（并非意愿）
我来这里看笑闹
（也非意愿）
学妹是可爱的
（老师？更可爱）
隔座是久知不识的女孩
（台上是迷糊的老师）

我来这里写诗 马

上课

/ 张津晖

融入

/ 小P

世界全白茫茫一片

熟练已久的世故
为我们化上一脸苍白色系的妆
我们无力地倾倒在身后那巨大一团的
白色棉花
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
地被狰狞贪婪的食人棉给咬进去

肠胃翻腾后
被吐出来的我们，都变成了
一条条在人群中攀爬的变色龙 

一杯白开水，漂流在
画册上栩栩如生的风景
默契的色墨，沉默地晕开
我们沿着和彼此的相似点，走到了
分歧的中间

鞋底踩着的闪亮玻璃片，划破了
脚踝的拐弯处
血流泊泊，怨声连连
太阳光正在慰藉随风扬起的碎裂
我突然看见了
那片再也回不去的支离破碎
是一条 你铸刻得很轻很轻的底线 

脆弱

/ 小P

记除夕夜

/ 周慧敏

妈妈，
天空又放屁了。
很臭，很大声 

挂钟

/ 周慧敏

框住
神的心电图 

求女昏

/ 周慧敏

把一克拉的闪电
镶在手铐上
以起跑的姿势
喃着咒语
终身监禁妳 

寂寞

/ 丁俊勇

唯有在唇与齿间，雕琢
空寂的蛀缝
有岁月的痕迹正肆虐
在没有你地雨景里
把哆嗦弹成心跳

街与人的汇照连成一张
你掌心里的纹路
伞径自打开问：爱情
是否如同左手的
空气，正好堵上了右手
的空寂
写出一段众人沉睡的
尘埃，无人守护

在荒野的年轮里
我说：爱情
是一场滂沱借着
记忆里干涸的河床
淹没了我双眼里
正风华貌艳的
你

我唯有在唇与齿间，碰触
你的姓名
在寂静的最幽深处
蛀缝已疲于收藏
几对相望而忘的眼神

马

扒手

人口拥挤的巴士门外
他若无其事般
将自己的人格
放进别人的裤袋 马

/ 黄俊德

粉笔

/ 黄俊德

不断咳嗽
不断掉发
不断瘦下去
深患末期癌症的满面苍白
困难呼吸着
短短一小截的空气
终病成一撮尘埃
风一吹 化入虚空 马

瓶颈

/ 陈奕进

而幸福
是畅饮生活气息的快感
对酒当歌，吞嚥与呼出
不断诅咒诗人的无能
微醺时，抠一抠
被文字堵塞的喉咙
吐掉累人的诗意，酣睡
（那不是我）
我仍泅泳在缪斯半倒的酒瓶里
呆望着灵感的出口
发愁 

伸出舌头
我浅尝一口淡而无味的月光
催眠术似的平凡，像生活
我只能用眼皮，和窗外的枯枝
支撑那些不安于室（却安于室）
的夜

（在岁月的面前，必须保持清醒
才不会无故老去）

时间，继续在日历上角蛇行
咬下一天又一天的青春
我，揉碎着计算生命的号码牌
挑一盏小灯，走入梦里
照亮近乎睡死的回忆
以燃烧的童真
垂钓一个不老的明天
睡到自然醒 

挑小灯

/ 陈奕进

频率

/ 恩云

我说爱
是欲望的实现体
他欢快的从舌头，发出
在人海中，振动
飞向每个人
谁的频率跟我一样？

9字辈诗展

听雷

/ 黄龙坤

雨声覆盖所有声息
青蛙跃过青春
如此低靡
水洼高涨
隔离寄生的蜥蜴
仿佛每一场失恋的大雨
都有路人为前度打伞
雷声只需负责
把故事包围
无需梳理还是什么的
闪光作响即是交代
啊，鞋子只能踏在说过的话
与狂妄的车辆一起
溅出水花

FACEBOOK 状态 —— 诗三首

/ 黄龙坤

(1)

城市污染指数偏低
谎言堆积起来
散发的恶臭明朗超标
每一天
如常的晨祷
告诉自己
告诉仁慈的父

如何被这座城市唤醒
你是如何善良的人

(2)

我和爱人
不庆祝情人节
也不庆祝
迟来的
愚人节
仿佛，默认了
一束花
装着的是
笑话

(3)

奶头
贴着奶头
两颗心
跳得再雀跃
始终隔着 **马**

我把影子借了你

/ 丁俊勇

我把影子借给了你
逃离烟雾迷离的季节
你模仿影子的动作
一步一步踏向
踏向那正流泪的时间
寻找把人隐藏的空间

蒲公英拾起你的影子
埋在根部
等一阵狂风，把
你的影子
吹成那不回头的候鸟

你还在沙漏里头吗
等着沙子的回旋
跌落入另一个空间

我还在沙漏另一个空间
等着沙子的回旋
等你跌进在我的世界

我把影子借给了你
望着你模仿影子的动作踏向
踏向已忘了流泪的季节

还没提
起道
别的勇
气为你
准备的晚
饭尚
遗落在
彼你
却迟
迟不
肯回返
有谁
会在海
洋
最软弱的
地方经
过你
捡起静
谧的盐轻
轻吹
送然
后一点声
音
也
没留
下。
。
。
你的沉
默是
一种责
备？

断

/ 郑羽伦

生活

/ 郑羽伦

(i) 晴天

风筝尚留空中
仿佛行旅，每个窗景更换时间
便躲过了一场雨
我们呼吸
氧化过期的心情
原来，明天是周末
可以寄信、看电影、写一首诗
可以到城市去遇见一幅
刚刚完成的壁画
捡起一些描述天气的传单
该买的东西降价了
街角顿时热闹，花园成为形容词
蝴蝶的心情成为一些隐喻

如果蝴蝶的狂乱捣落花叶
纷飞的是，隔壁小女孩单纯的
成长的梦

(ii) 阴天

曾试着把这一幕列印开来
然而并非所有怀表都已损坏
每个刻度绘上不同的颜色，在雨落之前
将之风干。女孩仿佛生活于我的画纸
天气的轮转中如何刺破灰色的厚度？
我们学会欣赏凉风，欣赏
不同语调的鸟叫声
我们打开互联网，我们不开灯
在世界的角落寻找沉淀，思考
每个十二月的降雨量
是否如预期，而雨尚未开落
雨季却被预知了，仿若一些事物
即将离开，一些语句亦将更新……

(iii) 雨天

始终需要面对雨
落雨的心情仿佛一首情诗
刚写好的雨滴滞留窗外，被我
带往另一座城市
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街灯，貌似
一些必须的重新开始却
沾了过去的雨。
倘若，每次天气的转交
都是无可奈何，新建的道路开始通车
旧有的信息为何不舍删除
每座高楼都是昨日的漆料都是
一串习惯性的说辞，总在描述
一场孤独

(iv) 晴天

于是开始想念太阳
影子就再次掉落在书桌之上
你说，那是旧事栖息的地方
何时我们走进花园又开始了对话 马



逆转沙漏

/ 翁民迪

她慢慢化为天使。双手围成羽翼，护着我的躯体，隔绝尘嚣。我沉溺在她温柔的爱意之中。一周地狱之后，我终于再次等到天使的拯救。我在她耳旁轻声求唤，带我到天堂吧。她以浅浅一笑允诺。我勾着她的肩，她的颈，她亦紧紧地将我挟着，像是怕，在飞升的途中遗下我。我的膝盖不停屈伸，像穿着弹簧鞋一样跳着，拼命往上弹着，越发用力，相信天堂已越来越近了。这时，我必然忘记跳跃以后总会降落的道理。往往误以为自己已经置身天堂，回到了无忧无虑，充满欢快的乐园。

世界淡出。

刹那的空白之后，我被现实唤醒。周遭不是天堂，我已再度从天堂坠落人间。我看着她，想问她是不是也和我一起坠下了呢，而她以无悔的笑意封闭了我的唇。她全身上下仍散发着欢乐的气味，无数个句号却已回到了我的脑海——日子。生活。人生。空气中交织着满满的汗咸味。我脸上依旧满足地笑着，镜象般学着她的神情，让她以为我也和她一样，正以翅膀盘旋滑翔，缓缓着陆。但我没有翅膀，我早已瘫在谷底。

只是为了脱离乌云／逃逸的雨点／从隙缝中
钻落，追寻／泥地深藏的安宁／干渴的盆栽，吸入黄
泉甘露／细细品味／水粒在体内渐次的消散

洗澡后，她穿好衣服，站在镜前端详仪容，拉拉衣角，扫扫头发。从床头的角度望去，总能同时见着她的后背和正面。她的背她的腰，以至胸腹，那身套装服服贴贴的，整齐得一丝不苟。无论有没有工作，她都是这般装扮。离开天堂的她已从天使堕落为人，穿上必须遮掩什么的服饰，披上必须遮掩什么的姿势，戴上必须遮掩什么的神情。仿佛离开我以后，在日常中任何一个时刻的她都必须是工作中的她。

我们成为恋人已有八个月，通常每星期一聚。她一般周末得空，但我必须上班，因为那两天机铺人潮来去汹涌得像个蚁洞。为了凑时间和她见面，我向老板提出星期六只做午班的请求。一开始老板不允许，可能以为我在威胁他还是怎样，只说会提升加班费。但我要的是时间，不是加班费。那天我坚持不走，就和老板这么缺乏充分地僵持着。由于这是我对老板唯一的固执，到最后他很不愉快地勉强答应。因此我们终于腾出了每周两小时多的时间相处。偶尔遇上她的假日和我星期三的休日能够配合，我们才能一同外出，到购物广场之类的地方走走。

她最喜欢到礼品店，看那些很琐细又很漂亮的东西。我并不讨厌她这喜好，只是心里好像有点抗拒。也许是那里明朗的气氛不适合我，或者是那些礼品精致得令人感伤。就好像有一次，我为大大小小的精美沙漏而难过。无论外观的设计如何，沙漏里面装着的细沙，只会从上端慢慢坠落，直至人们兴之所至，或看见它们都沉静下来了，才将之倒置，让下端成为上端，好一再重复坠落这回事。那次她发现我对沙漏的凝望，便对我说，喜欢就买下来啊。我随口回应，我比较喜欢你，就拉着她离开了。

你们竞争／寻找出口／奋力将同胞挤在身后／前进，
前进／抢先跳下死亡的深渊／以胜利的遗容／等待／俗套
的轮回

有个同事应龙视我为竞争对手。我和他差不多同一时间来这里工作，一开始我是服务员，而他是收银员。他坐在柜台为顾客换代币，我则负责与机子相关的服务，大多数是处理投诉：游戏当机、手把反应不良、机子吃币之类的。不太严重的话，通常都是赔币了事，不然就打开投币孔，把卡着的代币拿出来。严重的反应不良就得打开机盖，接驳按钮的电线或调整摇杆的位置。店里除了这两个职位，还有一个主管和赌机服务员。

赌机房就从机铺的一个角落转入，不甚隐蔽。那里不用代币，现钱交易。赌机服务员看着顾客下注，收钱，然后按下按钮，让机器显示“随机”的结果后，赔钱给顾客。而主管最重要的工作是每天结账，然后把当天的收入都送去老板家。工作不难，底薪不高，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至晚上十一点，每个人都是磨耗精力换取加班津贴。

我们这家店的赌机服务员阿源调离之后，店里就只剩主管国财、应龙和我三人。由于总部一时找不到新的员工，因此国财就得从我和应龙之中，挑出一个去担任赌机服务员。由于应龙曾在某天顶替阿源，顾了一天赌机，因此国财就选了他，他对此很不满。

在这里，服务员和收银员的月薪一般是六百，顾赌机的有七百，主管有八百和一百令吉汽油津贴。虽然赌机服务员的底薪比收银员还高，但应龙不愿担上顾赌机的风险——这并不是指警察取缔的可能。据阿源所说，他在中心工作三年，被警察捉去两次，两次都是关了三个小时就出来了。他说事后老板还给了他五百令吉的大红包。所谓风险指的是账目不对。

有一次结账的时候，机子显示赢了4350令吉，然而阿源身上只有2350令吉。我、应龙和当时的主管国财在赌机附近遍寻不着后，国财叫我们离开赌机房，然后锁上房门。我和应龙到柜台后面的房间去收拾东西时，才从闭路电视看到阿源全身赤裸裸地让国财检查。隔天阿源跟我们说，那两千令吉要从他的薪水里扣。他说他要两个月才有两千令吉啊，这两个月他吃什么？然后嘴里一直碎碎念地祈祷今天警察来吧，警察快些来吧，还叫我找机会去报警。

当然我没报警。那天也没有警察来，但我和应龙都记得他的遭遇。三个月后，阿源和国财激烈地吵了一架，起因是阿源认为国财拿他性器官的形状来开玩笑，隔天阿源就到别家分行去了，说是不愿再看到国财。当国财要应龙去顾赌机时，应龙拼命推却，甚至说再逼他就辞职，并且在言辞间暗示国财找我，但国财完全没有理会他的抗议，只说叫他辞职算了。

隔天应龙在上班前找了老板，不知说了什么，国财当天就被降为赌机服务员，而应龙则上任为主管，总部也派来了一个新的收银员阿如，总算刚好满足了店里的人手需求。当天国财和应龙都没什么交谈，我也没问究竟。

只是一个星期之后，国财辞职了，老板却把应龙降回赌机服务员，要我担任主管。我问原因，老板只说应龙做得不好，然后说，这也是让我试一试而已，并且要我在新的服务员还没来到之前兼任服务员。自此以后应龙就对我带有敌意，似乎认为我抢了他的主管之位。阿如似乎挺同情他。

梦的内容再也记不起／狂欢吧、甜美吧／或如白日的积郁也罢／再也记不起／梦游者只知道／倏忽醒来的一刻／再也记不起／走来的路途

不久后来了一个新的服务员阿曼。他平时还算勤力，只是烟瘾发作就必须躲在厕所，直到抽完一根烟。因为阿曼是服务员，和我之前的职责一样，再加上他还没被我和应龙之间的纠葛影响，所以我们还算得上友好。

有一次，一台射击游戏机故障了，枪支手把没有反应。因为阿曼没看过枪支手把的内部，不懂修，所以要我通知总部的技工。虽然老板也是这么交代，有机子故障就让技工处理。但他们来到时总是摆出臭脸，仿佛我摧毁了他们安宁平静的生活——遇上小事，他们就会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不会自己弄咩？（虽然他们也知道是老板这么交代的。）遇上大事，他们就会说，你们怎么管的，让那些人这样破坏？所以我都不太愿意劳烦他们。

我想先了解故障的情况。当我拆开枪支手把时，阿曼很惊讶地问我，你会修？我说先试一试。我们很快发现有一根电线脱离了电板，但不知道它原位在何处。我虽然不懂电板运作的方式，但依样画葫芦倒是会的。于是我拆开旁边机子的枪支手把，做个比照，然后叫阿曼拿电烙铁和锡条来，重新焊接。为了测试，我和阿曼玩上一局，结果是修好了。当时他赞叹不已。因为他模样憨厚老实，语气也诚恳，我因而感到一丝温暖。

测试时阿曼兴奋非常，他说他本来是要多玩游戏才来这儿工作，哪知道老板第一天就跟他说，要玩只能在午休或休日时买代币当顾客。然而他的月薪只有五百，为了存钱买梦想手机，午休时他连饭都没吃，还严格限定自己每天只准抽一包烟，哪来的闲钱玩游戏呢？我便说，没事做时也可主动测试的，不然每次都等顾客发现问题才来投诉，总被臭骂也不好。他仿似恍然大悟地点头称是。

后来他向我查证一些事，关于我和应龙。应龙对阿曼说，我在老板面前贬低别人，提升自己，可能还有擦鞋拍马屁，所以才能这么快绊倒他，当上主管。应龙说了他和老板的对话。他问老板这样调派的原因，老板说，因为我主动去找老板，说应龙当主管不称职，所以他就让我成为主管。应龙追问我和老板的谈话内容，老板只说，一个月之后，会根据我们的表现再做调整。然而过了一个月后，据闻老板说我没出差错，不能无故降职，就这样不了了之，而他也只能深深不忿。

我跟阿曼说，我只知道老板和应龙之间，其中一个在放屁。无端变成了搬弄是非的人，我心中十分不悦。我不知道这是否所谓职场的常态。我想起那个人，曾经也爱吹嘘他如何管理他的下属，将他们操控于股掌之间，甚至在他失业后仍可笑地反复回味和炫耀这种风光（更可笑的是，我曾经也憧憬自己能够和他一样）。我只是想不到，像这种被人认为毫无前途可言的地方，竟然也充斥着欺诈和权术。

这样也好，至少我知道了应龙和阿如不欢迎我的原由。他们竟然会被这种愚昧的谎言所欺骗，我也不想向他们解释些什么，搞不好解释被当做掩饰，那更不愉快，所以我尽量避免和他们之间的互动。没事做的时候，阿曼通常都和阿如一起待在柜台处，所以我和阿曼的接触也少了。如果他们很忙的话，我当然会主动帮他们分担，但在周末以外的冷清时光，我总是独自躲在机铺一隅发呆。在店里无所事事时，我眼前常会浮现秒针不疾不徐不停留地奔走的画面。

凄然地／黄花浅浅一笑／挥别母体／随着别的同胞／飘落／进入一对情侣久别重逢的凝望／终于仰卧时／看见了，生命中／唯一的流星／／只是这祝福／再不能属于他

某个无所事事的上午，我重遇了她。那时刚开店，我拿着抹布在擦拭游戏机，被人喊了一声：“迪生！”我转过头，是她，小玦。我们曾是同班同学。她跟我拿了联络号码，说很高兴可以和我再遇。她当晚就联络我了。我们交换了离别之后的际遇。我离家生活，开始做这份工，一直到现在；她中学毕业后，到母校去当临教，申请了几年，终于获得假期师训的学额。

其实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颇有发展的机会。那时我常写诗，虽然副业是诗人的科学老师（说话总是冷冷的副校长表示：“人家还得过文学大奖呢，不过是本地的。”）说我的东西没有意象，没有精句，读起来很顺口，因此是分行散文而不是诗。唯一能欣赏我的只有她。有时她还会给我出题。有一次她指着校内漫天飘扬的小黄花，问我能不能为小黄花写一首诗。〈黄花〉就是在那时候写的。

她怪我，把很浪漫的事写成“凄然地”。但她随后问我，哪里站着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我其实只是随便一写，但我卖关子，微笑着不告诉她。我一直觉得此后她似乎对我更为亲近。我也很喜欢这种感觉。校园生涯因为有了她，而变成值得回忆。

这次久别重逢，我们当然不是情侣，但当初应她要求而写下的诗，却突然在脑中迸出。而之后，越发思念，与幻想——如果当初和她发展，也许就得到救赎了。她的出现适逢其时。担任主管后，益发觉得时日难捱的我终于为无聊寻得寄托。偶尔发个信息给她，她也许忙碌，没立刻回覆，但久而久之一来一往的信息传送，总比想象秒针绕行来得好。

某夜她闯入我梦里，和我返回中学的年代，完成我们当时未竟的路程，甚至渐次逾越。而我在最紧要关头被一阵抽搐惊醒，一时间竟不知所措，心里空荡荡地无比难受。回过神时，我望向窗外的月光，遥想她的睡姿。凌晨3时56分，我发了一封简讯给她：

我步上月光直达妳窗前／妳紧掩的窗扉，告知／夜已安睡，妳已沉静／于是我站成一柱街灯／为妳驱赶狂妄的黑暗／适时沉退／在妳第一个惺忪的眼神以前

谁知她立刻就回覆，问我怎么回事。

“你干嘛这么夜还不睡？被我的信息吵醒？”

“不是，我睡不着。你啊，发这个来，是什么意思？”

“嗯，你看不出？”

“是玩笑吗？还是纯粹的分享？”

我的手指突然下定决心似地飞快按下接下来的句子，我还来不及细想，信息就已发送出去：“不是玩笑。我曾想过如果我们在五年前就开始的话，到如今会是如何。但我当时，既不了解自己，也缺乏勇气。”才发了出去，我就颇有悔意。

我的手机很快就响起：“如今你有勇气了？”

“嗯，其实我也只是让你知道。我的状况，我也了解的，不敢想太多。”

过了一阵子，她发来一个信息：“嗯，那我知道了，不过我想纠正你，你想太多了，傻瓜，对我来说，是六年，不是五年。”

是夜我失眠至破晓时分。之后我们设定了每星期一次的相聚，成为一对聚少离多的亲密恋人。半年后，我们开始以肉身缠绵填满时间，重设累积的思念，然后孜孜期待下一次相聚。

一开始，欢乐可以维持很久。直到下一次见面，我依然感觉身处天堂。然而我逐渐察觉欢乐维持的时间正在缩短。到最后，我一释放了一个星期以来的期待和焦灼，即陷入一种无以名状的空虚。我像是开始担心自己的生活将会因为某种原因、或终究失去什么而崩塌。

灯神让我许愿／我说，想要最强力的强力胶／让我和现在粘在一起／他说那就是永恒／而他并没有，因此／办不到

快乐可以消磨不快乐，一开始不快乐会因此变薄，让人更加依赖快乐。然而快乐经过消磨就会耗掉了，不快乐只会越来越薄，反倒变得锐利，足以刮损快乐，甚至撕裂。于是不快乐的存在感越发显著，快乐也渐渐地变得不真实起来。快乐唯一实在的，就只有它碰撞不快乐的那一瞬间。

我害怕。我开始觉得每一个日子都在地狱的边缘度过。好几次我误以为已经被她带往天堂了，事后的空虚却仿佛要我认清，那也仅仅是刹那的幻觉而已。我只能一周又一周地期待，无法自拔。我想也许有些诗人会以创作来升华自己体内的某种需求。但我不是诗人，我没有容得下自己的诗意世界，也无法创造出来。

终于我重新开始慢跑的习惯。

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常常在下午独自慢跑。我非常喜欢那种放开其他牵挂而慢跑的过程。眼前的事物，我可以视而不见，却能准确地避开一切障碍物和来人。那些东西从未闯进脑海。事后回想，究竟和什么东西擦身而过，我也毫无印象。

我只在星期三的休日才有时间跑步。设定的路线没太长，绕着附近的住宅区和店屋区跑跑即了事。

那一带有一家阳光补习中心。中四的时候，我参加了那边的补习班，以为那样可以提升我的成绩。我失败了。也许是我根本就不适合当个理科生吧。而当初选理科弃文科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家人相信政要的呼吁，坚持这是一条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路，而且对他们来说，只有非菁英才会读文科，所以读文科有损他们的面子。我也不懂这事的逻辑，但大家包括学校里的人都认为这种想法无比正常，是我太奇怪了。

我经过第一次考试之后，即了解了别人的出路是我的绝路。高级数学、化学、物理、生物这四科，我只配拥有红字的分数。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每星期找一天给我额外教学，我也记不得那些内容。

于是我去了口碑很好的阳光补习中心，每个月给了差不多两百令吉的补习费，也依旧没有好转。那个人因此骂了我好几顿，其他人也说我懒惰没读书。我说，我根本不喜欢读这些，但我有尽力去读了。他们说，就是因为不喜欢，所以懒惰，所以少读，真有尽力，一定有好成绩。

中五第一天，那个人在我出门以前，厉声警告：“你给我好好用心上课，不要再发白日梦。我花钱养你，不是要养蛀米虫。你去年的成绩我就不管了，今年的无论如何要跟得上。考好SPM，不要再丢我的脸！”我哼了一声，然后皮肉就受苦了。混乱中，我逃进房里把自己锁着，他擂了几次门后，骂道：“你想锁自己？我才想锁你呢，你不要再出来丢我的脸了！”然后把木橱推到我房门前堵着。其他人在门外说好说歹，叫我不要再叛逆了，要听爸爸话，只要我诚心认错，立志改过，他们会劝爸爸原谅我的。于是我背着行李，从窗口爬下，从此离家在外，并到了他们最看不起的机铺去工作。自此以后，我没再受到他们的滋扰。我想，为了颜面，他们也许已经当我不存在，因为他们必须时时保有任何事物的决定权。所以我并不是逃离，而只是被放弃。

石像栩栩如生／大概是以灵魂为模／覆上石膏／灵活必须倾听不语，安分不动／落力完成展示服从的使命／／瑕疵品和失败品的出现／在于灵魂的不争气／与工匠无关

她问起我主管的实际工作范围。当她听到我必须在午夜交钱给老板时，她就如此劝说：“你每天要身怀巨款经过那样暗的街道，很危险的。”然后顺带提起可能她隐藏已久的看法：“看守赌机会被警察抓去，很危险。”（“老板会帮我们解决这种问题的。”）“你的工作环境整日吸入二手烟，很危险。”（“其实那间商场理应是禁烟的。”）“你每天早出晚归，睡眠不足，很危险。”而我说：“我们每次都没保险，你最危险。”那一天她生气了，不再对我说话，径自离去，而我也这么任由她。

她是在劝我转换工作。然而任何有前途的工作对人的前途都是没保障的。那个人作为一家从零到七间分行的公司的老员工，一个公司政策、一个人事变动即可切断他的经济来源，从而让他把所有屈辱罩套在我身上。那时候起，他开口第一句话往往就是“我给你钱，花钱养你，你竟然……”。

就像生日这样的事情。忘了何时开始，我每一年生日都只是收到红包，如何度过不是重点。中一那年我终于哭了，然而他们说我不懂事，于是我真的坚强起来了。中四那年，他被解雇了。一个月后，我生日那天，他不知怎地在外喝了酒，一回来就把我臭骂一顿。骂的内容完全没人听得懂，到后来隐约听到的只有“我给你钱”四字。

隔年我就离家了，此后的生日我都没什么特别的过，也没特意吃得好一些，就和平常的每一天一样。直到和她一起，的那一年。

她生气后的一个星期，恰好就是我的生日，所以她依然来找我。她想和我一起度过，我也想，无奈的是再强烈的盼望也无法延长生日的限界。

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我问她：“这是什么？”她说：“你打开就知道了。”我拆开大大个心型图案并写着“Happy Birthday”的包装纸，里头是一个浅蓝色的精致的盒子，盒子上写着“易碎品”。我说：“不会是安眠药吧。”她问：“要安眠药来做什么？你失眠？”我说：“让你为所欲为。”她的脸泛起红潮，轻轻打了我的手心，说：“不可以乱乱说话，我要罚你。”盒子打开了，我很惊讶，是一个沙漏。她说：“喜欢吧，那天我看到你盯着这个沙漏看很久咧。”我说：“喜欢，你那么厉害的。”然后亲了她一下。

我把沙漏较少沙的那端朝上放着，让所有的沙都能集中在另外一端。她问：“那么，有什么奖赏？”我故意不答，却一直用手逗弄她，等待沙末落尽。

“等下就开始计时了。”

“计什么时？”

“沙粒掉完之前，我们的嘴唇要一直粘着，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分开。”

“火灾呢？”

“那我们就做一对亲吻着的焦尸。”我想起了《失乐园》的结尾。

沙末恰好落尽。我一把沙漏反置，就一如往常地绵腻地和她亲吻。虽然距离过近使我失焦，可是我仍能看见她轻闭双眼。

如果幸福可以瞧得见／亲吻的时候就不必再闭上眼睛／想象憧憬

她眼睛闭上了。多么欢愉。我多想复制这一刻在之后的每分每秒，在人生的沙漏落尽以前都和她亲吻着。

我用手感受她胸口的起伏，生命的跃动，闭上眼睛，在盖起的眼皮处画出心电图。过了几分钟，我解开她的衣裙。她睁开眼睛看我，嗯嗯地表示沙末已经静止。而我什么也不，与她四唇紧贴，于是她也配合我的举动。

我们第一次四唇不离地完成了天堂之旅。我们都只是过客，不是归人。很多人习惯把生命形容为旅程，大概是没错的，所以大家都只是过客。像我，对她来说，可能也是。

现在她还在热恋当中，没余暇思考我们之间的出路。恋爱的出路大概是结婚。她的家人应该很正常，认为女儿应该嫁给一个有钱有事业的男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的薪水比她低很多，她还有教补习的副业，可能他们认为我正依赖她的接济过活也说不定。

她问过我未来的憧憬。我只说，不知道现在，怎知道未来。其实每个人的未来就是那么一回事。给我钱的男人失业以后，原本以为由他妻子，我妈妈去工作赚钱。谁知第一个月的薪水还没到手，肉身就被罗里轮胎碾平，灵魂则往黄泉飘去，我看见了，我在灵堂前闭着眼睛看见了，无论多完善安稳的计划都来不及消弭任何一场无妄之灾。

她陡地哭了起来。“迪生，我好想这一生都和你一起过。”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估计错误，有人已提醒她要思考。她说，爸爸骂她很贱，自己送上门。妈妈要她洁身自爱。哥哥要她为将来打算。妹妹说爸妈说的没错。

我从床头的纸巾盒抽出几张纸巾，递给她。她拭了眼泪，擤了鼻涕，然后又再哭泣。我拨电去请假，老板娘说老板不在，没人可以决定，要我仍旧去上班，但是我挂断了这通电话。

那一个生日过得很慢很慢。但它必然会结束，我知道。

“有了妳，我才能相信今天。”我把她抱在怀里。这当然不是什么承诺，但她却似乎得到了暂时的安稳。我们一直抱着。哭过的她特别劳累，很容易就入睡了。我感觉她的手指和脚趾不断有着微小的抽搦。如果她曾经是天使，那么一定是我让她蒙受了不必要的污染。她的眉头举重若轻地锁着，我感受到她内心的压抑和冲突。当她醒过来，说了声“傻瓜”，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泪滴落在她脸上。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载她回家。到了邻近的路口，她要我让她下车，我照做了。道别以后，我看着她渐渐走远，直到身影在转角消失，我才回返。回程时，背后似乎还能感觉她的柔软和温暖。只要和她在一起，那我还是幸福的。我这么想。实际一点去想，要真正的在一起，并非不可能，转换工作存钱然后结婚是唯一正常的出路。但心中总有一股神秘的力场阻挡我。

它问我，有没有可能发达。我说，那是不可能的，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三餐无忧。它说，既然只能如此，那就不要去害人；仅仅不忧三餐，时代会将之变成三餐不继。然后它召来冷风，吹落了我背后残存的质感。我面向前方，看见身后被遗弃的温柔孤立在那里。

晨雾挟着记忆／停驻于街头／仰望着晨光的浮现／爱恨、
情仇／都随着它的消散／死去

再隔一个礼拜，她来找我。我眼前似乎有两种景象，一是现在，另一个是以前，这两种景象交迭出现，似乎一样，也似乎不一样。我拦腰抱着她，将她放在床上，然后伏上去，解开她的衣裳。我做着种种的预备动作，她也慢慢进入状况。带我去天堂吧，我在她耳边说。我们四肢交缠，我在她身上留下印记，贪婪地流连她那纯洁无瑕的肉身。她不贱，她是救赎我的天使，让欲念得以升华。

突然她将我们的位置逆转，然后一重又一重地压在我身上。我仰望着长长的发丝放肆地披在她白皙的躯体。她以双手抵住我的肩头，仿佛想将我推向什么地方。我脑中闪现她想将我推落地狱的画面。她以身子奋力地挤挫，乱发遮住了她双眼。我用力凝视，仍旧无法看进去。身体和手部的力道越发暴烈，她不再是欢乐的天使，她焚毁双翼堕落凡尘，挥霍生命寻求存在。她的嘴唇轻轻张合，吐出一些非字非语的呢喃。这时有水滴从她脸部滑落，到我身上，与我的汗水融为一体。

她察觉我的回应之后就停止了摆动。她伏了下来，重重的喘息呼在我的胸口，好像在抽噎。我将手掌搭在她背部，怀念着之前的感觉。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并不很投入，也不很疲劳，但一种无以名状的倦怠，使我闭上双眼，陷入没有知觉的黑。

醒来后，我看见吊扇转动的残影，和她轻轻摆动的整齐的长发。她穿着服服贴贴的衣物坐在我身旁，跟我说，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见面了。这是déjàvu吗？世上唯一愿意陪伴我的人，始终也须将我遗弃。

我最后一次给她开门，她不再回望，背着我弯下腰，穿鞋。我仿佛从她的背影看见了她泪流满面。我有拦腰抱着她的念头，在她疾步离去，从我眼前消失的时候。

接下来的每一天，日子依旧那么过。每天睡觉起身上班下班交钱然后周而复始。正确的时间早在某天停止转动。我察觉不了每一天的区别和流逝。较不寻常是经常失眠。失眠的时候我就把玩她送我的生日礼物，看沙末如何落下，然后让它们重复。一直到我朦胧睡去，有时会到隔天清晨。

不眠的魂啊尚要漂流到哪里／还得消磨多少雾气／一直到晓阳划破天际／已无所谓眠与不眠／当明天已是今天／只是下一个漂流的魂／终究已不再是你

不被接受的劝慰有时不免变成预言。

这一夜，我拿着八千多的收入往总部前去的时候，一台摩多从后方疾驰而来。然后一股巨痛砰进我后腰。我摔下了摩多，在地上滚滚翻翻到一柱不懂发光的街灯下。

我想爬起身，但后腰的痛感逐渐扩散，全身好像已被撕裂，四肢仿佛脱离了我的躯干。模糊的视线中，隐约有两个人向我走来。他们拿着类似棒球棍的物体往我身上打了几棍，然后抽起我装着现款的背包，随即离去。

那几下打击应该让我痛得死去活来，但我身上的痛楚反似逐渐消失。我仰躺在街道上，从贴着地面的角度仰望天空。一切都很陌生。是夜无星，天空很空，世界很大。失灵的街灯突然亮了起来，温柔地把橘黄色的灯光铺洒在我身上。我感到了关爱的温暖，泪滴从眼眶滑落。这时有什么东西冲上我喉头，我咳了几声，却咳不出什么，只有仿佛大笑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

眼前的景物慢慢地淡出，恍惚的哈哈声中，我看见脱离地心引力的沙粒，一颗接着一颗往上浮升。马



梦田

/ 叶欢玲



梵谷有一幅名画《向日葵》（Vase with Twelve Sunflowers），小时候我不认识它。是月历上连缀成金黄色海的葵花涌动成波浪，层层向我涌来，拍打过我的心挟了我。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钻进葵花田，感受那金澄澄的花粉雨点般落下，落在我的发梢上、染在我的衣襟边，直到去年的十二月天，伴侣若无其事告诉我：带你去太阳花田遛遛吧。真的吗？！坐在一旁两腿交叠的我，脚一弹站了起来，眼珠子放射出熠熠光彩。打从确定那一个信息起，钟摆的速度缓慢了，悠来晃去像是风烛残年的老叟苟延残喘。

最靠近我们的葵花田位于曼谷郊区Saraburi，说它近却有些远：吉隆坡去曼谷的飞行距离1251公里，从曼谷去Saraburi的车程108公里。我非常不情愿看地图、听导航器指示辨识路向，坚持伴侣派给我开车的任务。



第一次开长途车程我感到疲倦，为了打起精神，一路上摸出薯片、鱿鱼丝、烤腰豆等吃不完的东西，嘴巴亦吐出一连串诉不尽的话语。就这样我们断断续续路过盘结成意大利面的大道，进入弯弯曲曲像小蛇扭动的小径。高耸入云的大厦矗立在曼谷市密集的钢骨森林中，平坦辽阔的养鱼场伸展于尘土飞扬的郊区两侧。公路上不时奔驰过拖走落难车子的卡车。它们的尸首躺在卡车上，有些头颅劈了开来，有些只剩下一只轮子，也有些瘫散成废铁，看得我心头紧缩，不敢冒失，尽开慢车。





车子到达Saraburi境地时，我期待的葵花田迟迟没有露头。鲜红的夕阳正往下坠，我怕赶不上看葵花要晚一天才能见到它，越过大街后就猛踩油门。很快，驱车去Sauchada度假屋的路上，葵花像是含羞答答的小姑娘，一朵一朵低着头，向着夕阳的方向展现在我的视野里。兴奋的情绪在心中涌动，把车停在路边，我跟伴侣出气不迭跑进密密麻麻的葵花田——眼前一片花花的金黄色真像翻卷着金黄色浪花的海洋啊！粗糙的葵花叶磨蹭着我手臂，叶茎上白色的细毛轻抚着我大腿，划下鲜红的印痕我浑然不觉。我用整个身心去感受风凉爽地吹，聆听叶片嚓嚓作响。我从来没看过成片的葵花盛开在玫瑰红的天空下，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脑袋还费劲儿想：葵花果真有香气吗？跟眼前的景色一样是真？

暮色的葵花田十分静谧，只有几只鸟儿飞掠而过。欣赏着覆盖旷野的葵花妆容，它们的美丽使我产生在梦中的错觉。伴侣漫不经心拉起我的手，贴上他唇瓣呢喃道：好香啊，想不到葵花也吐芳香。我心中微醺，感觉脸颊边和葵花一样抹上了霞红，涌动的温柔是那么的熟悉。他弯下腰，伸出双手，小心翼翼摘了一朵小葵花送入我手中。我心里荡漾起的感觉，曾经在哪儿涌现过呢？哦，想起来了，邂逅伴侣那刻，我品尝过这样的滋味……

马

/ 张光达

笑谑与 魔幻叙事， 及其超(越)现实

——序许通元诗集《养死一瓶乳酸菌》



许通元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小说写得很特别非常有创意的年轻写作者，从《双镇记》到《埋葬山蛭》，文字中展现出一股饱满的魔幻写实、虚实相间的运镜手法，以及复调多音的语言意境，令人无法忽视。相比之下，我对他的诗作表现停留在一个比较模糊的层次，在还没有阅读这本诗集之前，根本无法提出一个具体的说法。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过去很少读到他的诗作，因此产生一个印象，除了南方大学学院的马华文学馆主任、《蕉风》编辑等身份，许通元是写小说的马华作家，大概很难用诗人的角度来读他。这部《养死一瓶乳酸菌》集中的诗作，让我对许通元的文学事业有了一番崭新的认识。

《养死一瓶乳酸菌》是许通元的第一部诗集，内收诗作四十六首，以一个相当笑谑与嘲弄的诗题为书名，集中大部分的诗作也大抵延续（或变奏）这个语言文字风格和表现。无论是嘲讽夸张的〈养死一瓶乳酸菌〉、嬉笑世故的〈游乐场〉、幽默讽刺的〈颜色〉、童言无忌的〈跳上达利翘弯的胡子〉、自嘲姿态的〈门槛上没停留你离去后的影子〉、怪诞趣味的〈魔术师〉等作品，都能予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这样说不无简化之嫌，但这毕竟是我初读《养死一瓶乳酸菌》时的整体印象，其中可看到作者的用心求变，不乏世故老练的笔触，别有所见的叙述，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令人惊喜。

许通元的笑谑与嘲弄以〈养死一瓶乳酸菌〉开始：“养死了一瓶乳酸菌 / 趁尸身还未发臭 / 我倒入水沟 / 一瓶子的酸味 / / 你相信乳酸菌 / 伤心而死 / 我点头附和 / 你骂完我强迫性的素养计划 / 再骂我没人性推卸责任……”全诗就在类似嬉笑怒骂的语气上，施展开来，在嘲弄与笑闹之中，给我们读者错愕的惊奇。

“我确实养死了一瓶乳酸菌 / 还曾经种死了一棵小仙人掌 / 你不相信仙人掌还小 / 因原本的主人离去 / 肝肠寸断而死 / 我俯头承认 / 以为仙人掌是不死之身”，如此妙想天开，天马行空，放肆不羁的句子，乍读令人错愕，却也吸引我们的注意不放。一路读下去，除了乳酸菌、仙人掌，还有七星针苦心莲长青藤绿竹叶一连串的植物都生了病，叙述者于是向每株尚活着的植物一一道歉，虽说毫无“深度”可言，却不由人不拍案叫绝。然而这首诗及叙述者在行动和动机上给我们带来错愕惊异的阅读体验之外，却也让我们在面对叙述语气的嘲讽或自我解嘲中，体会到一丝人生或日常生活苦中作乐的趣味。

这个嬉笑嘲弄的语言叙述姿态，在〈跳上达利翘弯的胡子〉一诗中，加入了童言无忌与童心未泯的元素，对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的画作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全诗紧抓住达利的画像和画作大做文章，首二节对大师标志性的翘胡子形象极尽取笑嘲弄，却不失谑而不虐，接着想像手执画笔的达利，“正往我衣服脸孔 / 涂画松软无力的钟表”，“穿上披挂树上的钟表 / 节奏牵引着脉搏”，明显指涉达利代表作《记忆的永恒》。论者咸认这幅画作是达利对时间的抗拒，把时间留住的解构想像来自大师童年的记忆，因此颇能衔接上或疏通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童言童心，如同叙述者搞怪鬼马又不无自我解嘲的自圆其说：报复我的童心，诗中任意夸张怪诞的细节，独特的直觉体验与感官放纵，读来趣味盎然而不感到突兀荒唐。诗句中具有相当游戏成分的感知体验，反而是一个自我创造、感知世界的过程。而达利及超现实主义者与佛洛伊德对潜意识梦境的差别取径和看法，也成了诗句放任想像力的剩余。唯有以童心观照，透过孩子的眼睛，方能够释放出现实生活被压抑的面貌，截断时间之流，让童年生活停住，揭开超现实主义怪诞非理性、不可能的可能性的神秘面纱。

现实生活中，童年从来不曾停住，它总是随时间或徐或疾的脚步往前走，从童年跨步到老年，唯有诗人透过心灵空间的书写想像，把时间空间化，将书写对象安顿下来，人的存在意义才变得可能。〈游乐场〉写的是人生，人一生从童年到老年的存在意义，是存在主义所念兹在兹的命题。面对人生存在的大哉问，诗句反而采取一种轻松自然、调侃嘲讽的叙述语气，但这轻松调侃可能只是表象，因为其中隐藏了时间流逝，时不我予的哀伤。面对时间的流逝，从童年、孤独少年、中年人到鬃白老者，以游乐场作为空间意象，把时间空间化，捕捉生命存在的痕迹，得以安顿生活乃至存在本质的问题。诗句中有调侃与感伤两股力量在拉扯，紧扣时间与空间、成长与衰老、欢乐与虚空，第一节中“日升的方向 / 回荡着童年欢乐”，然而明显呈现“日趋臃肿的腰肢”，第二节“走访南部的孤独少年 / 昂头盯住指示牌”，却透露“内心再澎湃不安”，第三节的“中年人踏遍了半岛 / 指示牌发出红色警戒”，最后一节“时针终于回到起点 / 鬃白老者扶了老花眼镜”，看似调侃嘲弄的腔调，实则表露生命无常，患得患失的窘态。或许可以这样说，此诗的世故（成长、人生、存在）其实源自于嬉戏（童年、游乐场、自由发挥），其中时间与空间的辩证，笑谑与悲悯的结合，正是此诗的精彩之处。

〈跳上达利翘弯的胡子〉书写达利其人其画，实则写的是童年，显现童言童心的丰富想像力，其中一股超现实的怪诞神秘语言色彩却挥之不去。同样自童年的欢乐时光汲取灵感，以游乐场为书写空间和想像源头，〈游乐场〉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童年场所，写尽人的一生，在嬉戏笑谑的语言表述中，隐约透露了现实中人存在的沉重无力感。后者这个存在主义的大命题，例如人存在的意义探问、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表达现实生活的荒谬和焦虑感、人生的虚无和超越等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心旨趣，在许通元较早写成的诗作中其实不乏例子，比如收录在这部诗集里的〈等待你发觉我无故失踪〉、〈幻〉、〈相框〉等诗。同样是人生存在的主题，相比近期写成的那些横贯全诗的嬉戏笑谑语言色彩的作品，早期的诗作显然过于执著人生存在的问题上面，读来感觉四平八稳，不过不失。

倒是另一类带有魔幻色彩或怪诞奇幻的诗作，更加讨好，如〈骷髅〉、〈魔术师〉、〈迷宫花园〉等作。许通元在这些诗里装神弄鬼，尽显魔幻色彩，搞怪的动机则不明，作者显然也无意提供任何解释或真相。〈魔术师〉一开笔就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一尺多高的铜佛像 / 一夜间变成三寸高的玻璃雕像”，全诗在一片魔幻奇异的叙述中不乏作者擅长的嬉戏笑谑语调，最后的一节带出诗的反高潮：“魔术师是邻居最后吐出的词语 / 自那天起 / 邻居的嘴 / 只飘出 / 迎空飞翔的泡泡”，这个意料之外的结局，着实让人讶异不已，却也同时显露出作者的魔幻书写的才华。当然对于熟悉许通元小说的读者来说，这个魔幻书写的出色表现，其实其来有自。在小说集《埋葬山蛭》里，文本中大量的魔幻色彩，超现实的生活情境，还有离奇古怪的故事，比比皆是。王润华为小说集写的序文就如此称道：“魔幻使我们体验到更多真实”。诚哉斯言，无论是阅读许通元的小说或是这本诗集的诗作，力求在现实生活中营造魔幻情境，实则传达了一种更为丰富深刻的艺术真实，令人回味无穷。这里许通元有意把写极短篇的文字技巧搬到诗中来，凸显诗的魔幻写实色彩，尤其在诗行的转折间企图做到峰回路转，颇能够攫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处制造一个出人意表的结局，让诗的结束充满饱满张力，阅读此类诗作所带来的乐趣就在于此。

成功融会魔幻情境与诗意的造境，是〈骷髅〉一诗的特色，同样展现魔幻色彩，但全诗整体表现更加饱满凝练，乃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基本上这首诗透过书写骷髅与叙述者的对话互动，描述一个离奇诡异的故事，一个现实理性经验世界如何被推逼到崩溃破裂的情境。这个超现实或“超自然”的现象，终究没能提供一条理性的途径或合理的解释，让读者逃离笼罩而来的离奇诡异的情境。它完全抗拒理性经验加以修补破裂现实的企图，展示从现实世界涌现的超自然，让读者惯常的理性经验思维几乎停摆，无法准确的判断其遭遇经验的叙述主体或属性为何。诗的叙述中充斥光怪陆离的情境与场景，大量营造如真如幻、将信将疑、疑惑交错的意境，而且全诗结构完整凝练：“双脚跨越沟渠 / 白骷髅躲在我胯下哭泣 / 我不小心听到悲伤 / 沟里流逝

了声音”，这个瞬间即逝的奇幻时刻为我们读者带来感官震撼，“骷髅的眼洞 / 望进了空虚 / 我的眼睛 / 望进了眼洞 / 眼洞内没有你”，理性经验的现实退位，魔幻叙事以其字面上的意义 / 隐喻被具象化，被感官体验感受，被实现为不再那么“理所当然”的现实。

当代的马华诗人，致力于表现魔幻写实和奇幻色彩的诗作并不多，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看到有人以大规模的手笔书写魔幻诗。就我记忆所及，吕育陶有数首诗以魔幻的笔触书写政治社会体制，如脍炙人口的〈在我万能的想像王国〉，但吕主要是藉魔幻的象征手法来嘲讽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制度，及批判不公不义的政治面向，魔幻色彩并不浓厚。（同样写政治社会课题，这方面不妨参考许通元的〈颜色〉一诗）与此不同的是，许通元则把魔幻怪诞色彩与黑色笑谑嬉戏的声音巧妙融入叙述中，呈现人生或日常生活中离奇荒谬的情境和感受，力图超越理性经验的生活情境，或生命秩序之变奏。现实与幻象、人生与嬉戏、想像与真实、存在与死亡，在其诗中不断交错指涉，扰乱了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直捣现实中被压抑的层面，而超现实的奇诡情境，提供一条超越现实的途径。阅读这部诗集，我以为许通元的长处在这些诗作中所表现的魔幻情境，以及在笑谑嘲讽中透露的童趣、童心的意境。许通元如能把握这方面已有的基础，继续发挥，为马华诗界带来更可观的魔幻书写，指日可待。凡此种种，值得我们密切观察。马

稿于24/4/2014

万象甲骨 书法与舞

基本上，现代汉字和甲骨文的构字方法几乎一样，而甲骨文的发现十分有趣。话说清朝光绪年间，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中药龙骨上刻着像文字的图案，于是将所有龙骨都买了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王懿荣确定这是一种文字，并且来自殷商时期。此后，人们将这些文字称为“甲骨文”，而药店也规定不再卖有字的龙骨。

甲骨文是现代汉字最早的雏形，也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为什么甲骨文源自殷商时期呢？因为商代人迷信，常会进行占卜以了解事情的吉凶。商代人占卜时，在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钻洞，加热后使其产生裂痕来判断吉凶。

多年来，舞蹈家马金泉和叶忠文对甲骨文字都非常感兴趣。两位编舞家经历几年的阅读相关文献后，了解到最早的甲骨文字，经历时间的演变，从具有象形解图的文字渐渐衍生成笔画上的精简变化，成为青铜器上的“金文”。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由丞相李斯将六国的异文统一为规整的篆书。但由于其笔画依然太繁杂，狱史程邈进而又将篆书笔画和结体进一步简化，以利于书写，演变成隶书。随着时间的变化及字体的精变，演变出不同时期的汉简、楷书、草书、行书等等。

舞蹈家马金泉及叶忠文决定以不同书法的形态、精神、布局等特质编创一部始于甲骨，再经楷、草、行、狂四种汉书法，最终以大马本土书艺家暨教育家沈慕羽先生的“沈体”作为海外华人书法文化与精神的延伸。希望《万象甲骨》能够为本土华人提供文化源起的教育交流，也为友族提供跨种族的文化认识，促进更宽广的交流层面。

《万象甲骨》在编舞快急慢缓的布局中，最开始是以甲骨的“苍茫象形”，接下来舞蹈进入稳定的气流，因此马金泉老师选择了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楷书。之后，行草是“动”，狂草再“跳跃”，沈体“沉稳”下，然后慢慢升上来，形成起承转合。



第一章

甲骨篇 Jia Gu

甲骨文——刻画在龟甲、牛骨上的象形文字，也作占卜使用，称为卜辞。







第二章

漢書法篇

Han Calligraphies

楷书、草书、行书、狂草

楷书	笔画平整，形体方正，应规入矩，有法有式。
草书	线条连绵，飘逸飞动，分小草与大草（即狂草）。
行书	遒媚飘逸，字势纵横，变化无穷。
狂草	笔精墨妙，纵荡飘逸，奔放飞跃。









第三章

沈體篇

Sim Mow Yu's Calligraphy

表现教育家与书法家沈慕羽“笔正则心正”及“书法如其人”的风范，反映沈老正直、稳健、笃定和敦厚的个性，以及他的傲岸身姿和泱泱大度。以藤枝起舞，像竹子，纵使面对强风大雨，也不会折断或连根拔起。这象征着沈老百折不饶的精神，刚毅且柔韧，根深且蒂固。









演出记录：

完整版世界首演：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2013年10月）

章选版获邀演出：

- 吉隆坡Nartaka舞蹈节（2012年12月）
- 印度国家文化节闭幕演出（2013年1月），出席观众达2万5千人
- 邦咯海岛节（2013年9月）
- 雪州大舞台序幕演出（2013年9月）

关于共享空间专业舞团 Dua Space Dance Theatre 马来西亚首个全职专业现代舞团

创办人马金泉与叶忠文于2003年成立本土首个非官方的民间全职性专业现代舞团，为本土舞蹈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舞团英译“DUA SPACE”，即喻意交流与共享。

舞团曾在中国北京、广州、哈尔滨、天津、韩国汉城、仁川、日本东京、京都、名古屋、香港、巴基斯坦、印尼、台湾、新加坡、英国伦敦、菲律宾及印度演出，把大马的表演艺术延伸至国际空间。

曾获多项奖项，如最佳舞团、最佳舞台设计奖、最佳编舞大奖、最佳服装奖等，2009年至2011年，创办人马金泉荣获亚太文化产业创意金奖、全球金品奖之年度文化人物奖及世界华人创业楷模协会遴选为“世界华人楷模”等。



马金泉

创办人/舞团总监/编舞

香港演艺学院舞蹈专科毕业。前台湾林怀民云门舞集、前美国纽约陈乃霓及GGD舞团专业舞者。马来西亚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表演艺术团艺术总监。

曾荣获马来西亚“杰出青年薪传奖”（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家会员（2005）、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2008）、亚太文化产业创意金奖（2009）、全球金品奖之年度文化人物奖（2010）及世界华人创业楷模协会遴选为世界华人楷模（2011）。

作品：舞剧《后羿与嫦娥》、《年的故事》、《回家过年》、《龙的传人》、《白蛇传》、《玄奘大师——白马驮经记》、《旗袍梦》、大型歌舞剧《汉丽保》、《陈祯禄》、《Lantai T. Pinkie》、《国父》、《敦马哈迪》、华族史诗音乐舞蹈剧《大马薪传》、长篇现代舞作品《呐喊——舞与蒙克的相约》、《黑白变》、《巢穴》、《TWO》、《万象甲骨》、《法华经——舞动和平共生妙旋律》、史诗歌舞剧《春雷动地》、《林连玉传》及《南大颂》。



叶忠文

创办人/艺术总监/编舞/首席舞者

香港演艺学院舞蹈专科毕业。前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及前美国纽约陈乃霓及GGD舞团专业舞者。曾赴25个国家，45个主要城市巡回演出与观摩。

2003年入选国家剧院十大杰出舞蹈家之一。

2006至2011年与香港进剧场合作《舞至爱之终结》，此作品曾巡回演出于德国柏林、澳门、香港、新加坡、中国上海及哥伦比亚等国际艺术节。

作品：歌舞剧《汉丽宝》男主角（2004）、大型舞剧《后羿与嫦娥》男主角（2008）、华族史诗音乐舞蹈剧《大马薪传》男主角（2009）、长篇现代舞作品《黑白变》（2010）、《巢穴》（2011）、《万象甲骨》（2013）、《法华经——舞动和平共生妙旋律》（2014）首席舞者、史诗歌舞剧《春雷动地》（2010）及《林连玉传》（2011）饰演林连玉。

为了培育更多的舞蹈艺术人才，让马来西亚的舞蹈艺术，共享空间专业舞团今年将为舞团筹募发展基金，再度呈现2013年的长篇现代舞《万象甲骨》。

演出日期：10月23日~10月26日、10月30日~11月2日

演出时间：8.30PM

演出地点：KL Pac 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

预知详情，请浏览<http://www.duaspace.com.my>，

<http://duaspace-dancetheatre.blogspot.com> 或电邮dance@duaspace.com.my

国内 艺文 资讯

第五届理大文学奖得奖名单

第五届理大文学奖的主题是“有你，文学路上不孤单”，赛事由理大华文学会编辑组主办，星洲日报是媒体伙伴。比赛分为短篇小说组、散文组、新诗组和论文组。这一届的理大文学奖是首次开放给全国各大专院校参赛，总共收到164份参赛作品。理大文学奖颁奖典礼“终站”为主题，於2014年4月公布得奖名单，4月27日举行颁奖典礼。得奖名单如下：

散文组得奖名单：

特优奖（1名）：

拉曼大学（金宝主校区）黄龙坤，作品：〈礼魂〉。

优秀奖（2名），排名不分前后：

1. 国立大学预科班（森美兰分校）贝汇全，作品：〈猫〉
2. 拉曼大学（八打灵再也校区）黄佩莹，作品：〈旧忆的窗〉

佳作奖（3名），排名不分前后：

1. 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北根校区）麦业宽，作品：〈三年前〉
2.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黎竞桢，作品：〈字幕〉
3. 拉曼大学（金宝主校区）黄荟如，作品：〈逃亡〉

新诗组得奖名单：

特优奖（1名）：

拉曼大学（金宝主校区） 郑羽伦 ， 作品：〈如此早晨〉

优秀奖（2名），排名不分前后：

1.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黎竞桢， 作品：〈回忆花粉〉
2.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槟岛主校区） 钟永毅， 作品：〈秋梦〉

佳作奖（3名），排名不分前后：

1. 新纪元大学学院 谢诗韵， 作品：〈秋雪〉
2. 新纪元大学学院 陈衍豪， 作品：〈听见下雨的声音〉
3. 国立大学预科班（森美兰分校） 贝汇全， 作品：〈呐喊〉

短篇小说组得奖名单：

特优奖（1名）：

新纪元大学学院 刘嘉倩， 作品：〈镜花水月〉

优秀奖（2名），排名不分前后：

1. 拉曼大学（八打灵再也校区） 邱光益 ， 作品：〈绫濑琴美的侦探录〉
2.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沙登主校区） 吴嘉汶 ， 作品：〈落雨声〉

佳作奖（3名），排名不分前后：

1.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槟岛主校区）的王小龙， 作品：〈上帝的召唤〉
2. 新纪元大学学院 黎竞桢 ， 作品：〈密封〉
3.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古邦格亮医学分校区） 李俐莹 ， 作品：〈禁忌与偏见〉

论文组奖项悬空

针对论文组的作品，评审们觉得论文组的参赛者对论文的概念还不太不清楚，作品并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准，所以一致决定悬空论文组的奖项。

第5届新马星云文学奖

简章&表格下载: <https://db.tt/NdcpZOQL>

联办单位: 《普门》、《星洲日报》



征文对象

- 公开组: 2014年1月1日18岁以上
- 新秀组: 2014年1月1日18岁或以下(需附上身份证影印本)
- 参赛者只限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公民(包括永久居民)

征文类别

佛教短篇小说(2000-3000字)

截稿日期

2014年6月15日(以邮戳为凭), 逾时恕不受理。

奖励方法

公开组

- 特优奖(1名) - 星云文学奖奖杯一座、现金奖RM5000
- 优秀奖(2名) - 星云文学奖奖杯一座、现金奖RM1000

新秀组

- 特优奖(1名) - 星云文学奖奖杯一座、现金奖RM1000
- 优秀奖(2名) - 星云文学奖奖杯一座、现金奖RM500

成绩揭晓

得奖名单于2014年7月杪揭晓, 作品将于《普门》和《星洲日报》〈星云〉版发表。颁奖日期将另行公布。

乔治市图书博览会 二手书回收活动

乔治市图书博览会日期：24/5/2014—1/6/2014

参与步骤、流程：

- 1 将家里旧书籍进行整理、捆绑。
- 2 22/5/2014-23/5/2014前往檳城时代广场交往服务柜台，并进行个人资料登记。
- 3 工作人员将旧书置于二手专区，依原书价五折进行售卖。
- 4 如果成功出售，工作人员将通知前来领取现金书券。
- 5 现金书卷数额将以售出书价七折作结算。
- 6 以领取的现金书券添置新书。
- 7 此次活动细则，主办方有权不通知下进行更动；活动一切争议权，决议权归主办方。
- 8 不回收书籍种类：赠书、图书馆藏书、盗版书、杂志、书内附刊、教科书、损坏书籍、非书籍印刷品、言情小说、主题内容不良书籍。只回收成套漫画，并还须视内容题材而定。主办方保留筛选寄卖书籍决议权。

欲知详情，请到：<https://www.facebook.com/gtownbook>

点亮孩子心中的那盏灯 教师征文活动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即日起举办“点亮孩子心中的那盏灯”教师征文活动，以鼓励教师记录教学闪光点，分享教学心得及推广教师的教育精神。截稿日期为6月15日。

教总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收集有关教师在教学中与学生互动的故事，出版一本属于马来西亚教师教学体验的作品集，并通过作品集的出版，分享教师们在教学上的心得和喜悦，并作为教学上的参考。

征文活动以“点亮孩子心中的那盏灯”为主题，欢迎在职以及退休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参加。

征文字数为1500字左右，作品必须以电脑打字，须附上中英文姓名、身分证号码、手机号码、联络电话、传真号码、任职学校、通讯地址和电邮地址。

投稿者请将文章电邮至教总出版与促销组publication@jiaozong.org.my或邮寄至以下地址：教师征文活动，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教总有权筛选、编辑、修润文稿，并将来稿结集成书，入选者将获稿酬以及两本结集作品。简章如有未尽善之处，教总有权修订并另行公布。谢绝虚构文章。

详情请洽询教总联络专线：03-87362633，传真：03-87360633、电邮至publication@jiaozong.org.my或浏览教总网页jiaozong.org.my。

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

为深耕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分享研究心得，促进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掌握最新研究趋势，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定于2014年6月20至21日（星期五、六），假精英大学理工与艺术学院（吉隆坡校区）举办“2014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

本届研讨会获陈凯希先生赞助活动经费，精英大学赞助会场。它是华社研究中心常设的国际学术研讨活动项目，每两年举办一次。

参与学者众多，如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方美富讲师“冬虫夏草：萧遥天生平与文学考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贺淑芳小姐“马华文学于独立时期有关现实主义，反黄反灰，与国族认同的乐观语境”、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杜忠全讲师“从乔治市街道的中文命名窥探檳城华人的‘乔治市中心’意识”、许维贤博士“本土化、身分认同与华语语系——马华电影中的阶级问题”、高嘉谦博士“早期风格与台湾经验：张贵兴小说的转折之路”、自由撰稿人吴小保先生“马华文学的文学公民之路”等。

研讨会详情如下：

一、研讨会主题

变迁中的马来西亚与华人社会

二、研讨会专题

- 1、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术史、方法与研究现状
- 2、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会馆、新村、历史与人物
- 3、现、当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
- 4、独立后马来西亚华人移民与再移民
- 5、后五一三时期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艺术与文化认同

6、 独立后华人教育、宗教与民间信仰

三、征文要求及呈交

已在2014年4月30日截至

四、语言

会议语言是中文与英文。论文可采用中文或英文撰写。

五、联系方式

1. 通信地址: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2. 论文摘要或全文电子版请发送至会议秘书处助理吴佩珊小姐, 电邮:

peishanng1@gmail.com, 副本寄刘秀梅小姐: huayan1985@gmail.com

3. 电话: 603-2273 4035

传真: 603-2273 4037

六、研讨会活动

1. 主题演讲

2. 分场交流与研讨

3. 参观访问活动

七、研讨会时间、地点

日期: 2014年6月20、21日(星期五、六)

地点: 精英大学理工与艺术学院(吉隆坡校区)

HELP College of Arts and Technology, 3.01 Level 1-7,

Kompleks Metro Pudu, 1, Metro Pudu 2,

Fraser Business Park, 55200 Kuala Lumpur.

八、膳宿

请国内外与会者或已录取的论文投稿者自理住宿、交通与机票。若有需要, 可联系主办单位代订酒店住宿。请参阅本网站最新通知。

预知更多详情, 请浏览:

<http://www.cmcs.my/conference.html> 。

国内
艺文
资讯



南方人文艺术节开幕礼暨南方诗歌节

南方人文艺术节开幕礼暨南方诗歌节南方大学学院南方诗社、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艺术与设计学院、创意教学中心、南方大学图书馆、马华文学馆、通识教育中心、中文系、英文系将于六月一日（星期日）下午一时联办南方人文艺术节开幕礼、南方诗歌节，地点是南方大学学院文物与艺术馆。

今次的活动，特别鸣谢新跃大学中华学术中心、新加坡艺术理事会、新马作家第四通道：高度链接互动频繁计划联合、南方大学学院理事长黄循积先生的协助与赞助。诗歌节当天也将推出南方诗歌节特辑。

今次诗歌节主宾为著名的台湾郑愁予诗人、新加坡著名诗人Edwin Thumboo及柔佛州资深诗人Hj. Yahaya bin Suip，希望展示马新三大重要文学语言的特色，成就国际重要诗人与本地诗人的舞台。参与的诗歌朗诵的诗人，还包括南方诗社的社长王润华教授、蔡志礼博士、小曼诗人；校外的诗人包括杜南发先生、许裕全副社长、希尼尔诗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柔佛州马来诗人W. B. Rendra、来自台湾，现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衣若芬副教授、新加坡的陈剑诗人、本校马来文系Nadia老师等。

南方诗社与南方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联办南艺五月天诗展，展出的诗人作品包括王润华、淡莹、蔡志礼、许通元，以及三册新诗集的书签展等。展出日期为5月28日~6月4日。任何详情，请联系南方大学学院图书馆许通元（07-558 6605 ext120）。

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征文比赛

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主办的“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征文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日。

第一名奖金是2000令吉；第二名奖金1500令吉；第三名奖金1000令吉，优秀奖录取20名，每名奖金300令吉，所有获奖者将获赠现届获奖作品单行本10本。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于1989年起举办上述征文比赛，之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迄今已至第13届。

征文比赛筹委会主席陈庆地博士希望我国各地文教机构、大专院校以及中小学教师、文艺爱好者、写作者密切关注此项比赛，踊跃参加或鼓励亲友参加，共同为提高人文素质和优秀品格而尽一分力。

参赛作品须反映马来西亚社会背景，每篇不超过1500字，每人以两篇为限，每篇须标明字数。

每份作品须影印四份（连同正本共五份），作品及个人资料可寄到地址：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Malaya, No.47, Jalan Bukit 11/2, Petaling Jaya, 46200 Selangor。

详情可联络秘书处，03-79547182；传真：603-79547181；电邮：nuaamalaya@gmail.com。

活动 看板

月树主题书咖啡馆6~7月活动

地址: Moontree, No. 6, 1st Floor, Jalan Panggung, 50000 Kuala Lumpur.

电邮: moontreehouse@gmail.com

部落格: moontree-house.blogspot.com

6月7日(星期六), 7:00pm ~ 8:30pm

月树与“异样 / Diversity”联办《HIV与你》讲座, 由CERiA艾滋病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吴柏霖和严健杰主讲。

7月12日(星期六), 7pm ~ 8:30pm

唐辛子新书《耳朵: 唐辛子短篇小说集》见面会。

7月26日(星期六), 7pm ~ 8:30pm

欧阳文风新书《有一种美德叫有种! ——批判反同基督徒的荒谬与愚昧》见面会。



《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

作者：田思

文类：书评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ISBN：978-967-419-071-2

定价：RM32

大将出版社



内容简介

“书写婆罗洲”可以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甚至也可以是政治的。它可以是在地的文学聚落，也可以是不在场的离散场域。它是开放的文学书写系统，也是多元的认同社群。如此的婆罗洲，才能形成多方对话的文学与文化书写空间。——魏月萍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全书收录作者针对砂华文学的书写，与整体马华文学的差异、文化、形式等所多年观察并客观分析而得出的评论，是欲研究马华文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田思，原名陈立桐（应桐），笔名田思，古晋出生，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硕士。曾在古晋中华第一中学执教三十多年，并于课余担任华文学会与华乐团指导老师。职业是教学，志业是文化。现为砂拉越开放大学讲师，并任砂拉越星座诗社与古晋东方民乐团顾问，同时也是砂拉越华人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已出版19部个人著作，文类含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及学术论文等。主要作品有《田思小品》《田思散文小说选》《田思诗歌自选集》《沙贝的回响》《马华文学中的环保意识》《心灵捕手》《心田思絮》《雨林诗雨》等。另编有文集超过10部。

《养死一瓶乳酸菌》

作者：许通元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ISBN：978-983-2453-45-1

定价：RM20

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



许通元 | 养死一瓶乳酸菌

内容简介

许通元第一本诗集是他小说魔幻与写实书写的变奏，然而却又更加夸张与怪诞。诗里有许多无端离奇荒谬的色彩，也有黑色笑谑嬉戏的声音，交集成马华现代诗少有的魔幻诗集。他童心不泯，想像力丰富，喜调侃、乐嘲讽，无论叙述、造境、或自言自语，都给读者带来无限的错愕和惊异。

作者简介

许通元，原名许文顺，祖籍福建绍安，1974年9月3日生于砂拉越泗里奎。现任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副主任、《蕉风》编委会主席、执行编辑。

文学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极短篇、散文、新诗、电影剧本、书评及影评。作品散见新马港台文艺期刊。

《重返诗钞》

作者：王润华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ISBN：978-983-245-343-7

定价：RM20

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



王润华 | 重返诗钞

内容简介

王润华的《重返诗钞》透露了续《橡胶树》、《热带雨林与殖民地》之后他对家国、乡土、故园、雨林恒久认识后的回访与沉淀。他说：这是最后一次重返。每一辑诗都流溢出诗人成熟生命的最复杂又最质朴、最伤心又最喜悦的回照。王润华的重返诗学，在这本诗集里有全面而深邃的展示。

作者简介

王润华（1941年8月13日～）祖籍广东从化，学者、诗人、散文家，曾获《创世纪》二十周年纪念奖、中国时报散文推荐奖、中兴文艺奖、新加坡国家文化奖、泰国的东南亚文学奖、东南亚国协的亚细安文化奖。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地摩（Temoh），新加坡公民，现为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副院长兼中文系教授。

《即将远行》

作者：何启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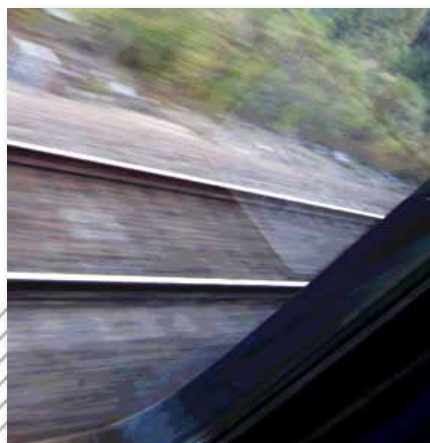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ISBN：978-983-245-344-4

定价：RM20

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



何启良 | 即将远行

内容简介

《渡海以后》的何启良为何仍要继续跋涉“青山的不知”与“溪水的何时”？《即将远行》里有一个线索：向天地报恩。告别携带离情，却又“必须必须”出走，最后还是头白归来。行程里他颠覆诗句、时间、空间、臆想，甚至自我。这一本诗集是何启良不断踟躅与行走的又一次返璞归真。

作者简介

何启良，1954年生。曾用笔名何桀良。吉隆坡半山芭出生长大，小学念华文学校，中学念英校，大学就读马来西亚大学。二十七岁赴美国留学，就读俄亥俄州立大学，考获政治学博士，三十六岁滞留星洲，任职各大专，五十五岁回到马来西亚。现任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教授。著有诗集《刻背》、散文集《这种眼神》、《京华思绪》、《寸丹宁忘》，评论集《面向权威》、《文化马华》。喜欢除草、刻字、登山。

《巫术掌纹： 陈大为诗选1992~2013》

作者：陈大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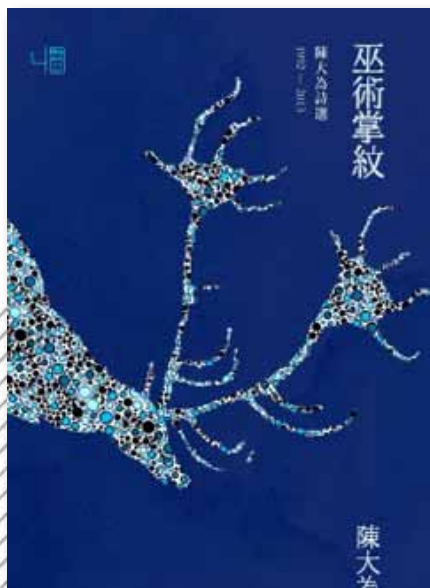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4年1月

ISBN：978-957-084-343-9

定价：NTD 380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内容简介

学者作家陈大为，左手写诗、散文，右手写评论，以诗和散文屡得台湾、中国、大马、新加坡各地文学大奖。在诗创作上，陈大为醉心于诗语言与叙事的实验，无论是《治洪前书》里的追溯中国神话、《再鸿门》中重新解构与重写中国历史，或者在《尽是魅影的城国》中以史诗方式企图建构南洋华侨移民社会。陈大为诗作一方面营造巨大、恢弘、磅礴的大叙事，一方面出入中国古典 / 经典文学，形成独特风格。

《巫术掌纹：陈大为诗选1992~2013》精选自陈大为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尽是魅影的城国》、《靠近 罗摩衍那》，全书共分9卷，外加序曲、尾声、后记，附录作者创作年表、相关评论。

作者简介

陈大为（1969~），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国立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联合报文学奖新诗及散文首奖、中国时报新诗及散文评审奖、星洲日报新诗及散文推荐奖、世界华文优秀散文盘房奖等。著有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尽是魅影的城国》、《靠近罗摩衍那》，散文集《句号后面》、《火凤燎原的午后》、《木部十二划》，论文集《亚洲阅读：都市文学与文化》、《风格的炼成：亚洲华文文学论集》、《中国当代诗史的典律生成与裂变》等。

《花踪文匯12》

主編：蕭依釗

文類：文集

出版日期：2014年3月

ISBN：978-983-3703-56-2

定價：RM28



內容簡介

盛放了四分之一世紀的“花踪”文學獎，是華文世界一道亮麗的文學風景。

花踪以“開拓國際視野、提昇文學風氣、傳承文化薪火”為舉辦宗旨，栽培了許多新秀，壯大了馬華文壇的陣容。

花踪是一口窗，讓馬華文學看到世界，也讓世界看到馬華文學。

此書收錄了星洲日報第十二屆花踪文學獎各組評審會議記錄和得獎作品，包括報告文學、馬華小說、馬華散文、馬華新詩、馬華文學大獎，以及摘錄第七屆花踪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閻連科的作品《受活》。

《花踪文匯12》不僅展示了得獎作品的模範，也可讓讀者從中觀察及歸納出整體華文文學世界對优秀作品設下的標準與要求，作為借鑒。

稿約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账户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任何电子制作和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2014年6月号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